



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六十二届会议(2011 年 11 月 16 日至
25 日)通过的意见

第 67/2011 号(墨西哥)

2011 年 9 月 9 日转交该国政府的来文

事关: Israel Arzate Meléndez 先生

1981 年 3 月 23 日该国加入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系根据前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人权委员会第 1997/50 号决议对工作组的任务作出明确说明并延长其任期。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2006/102 号决定,工作组的任务由人权理事会接管。人权理事会 2010 年 9 月 30 日第 15/18 号决议将工作组任期再延长 3 年。工作组根据其工作方法,向政府转交了上述来文。

2. 工作组视下列为任意剥夺自由的情况:

(a) 显然提不出任何剥夺自由的法律依据(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尽管大赦法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b) 剥夺自由系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针对缔约国而论,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所列公正审判权的国际准则,情节严重,造成了任意剥夺自由的情形(第三类);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e) 基于出生、国籍、种族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情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其他状况等原因的歧视，剥夺自由，构成旨在趋于或可导致无视人权平等的违反国际法行为(第五类)。

3. 工作组对政府未答复向其转送的来文感到遗憾。为此原因，工作组将依据来文方提交的材料颁布其意见。

提交的材料

来文方提交的来文

4. Israel Arzate Meléndez 先生，1985 年 5 月 8 日出生的墨西哥公民，居住在(奇瓦瓦州)华雷斯城，是销售光盘碟片的小商贩。2010 年 2 月 3 日晚 7 点，他从华雷斯城 Plaza Coral 附近其经营的销售点返家路上，在 Melón 与 Centeno 两条街的交叉路口被军方人员逮捕。士兵们先问他是否叫“Carlos Madrigal”，尽管当时他即说了不是，却被逼着爬上一辆厢式车，上车就被蒙住了眼睛。

5. 在被押往第 20 摩托化轻骑兵团的路上和他抵达该团兵营之后，Arzate Meléndez 不但遭到殴打，而且还被电击胸脯和腹部。他被扒光衣服，捆住双手双脚，狠抽他的大腿，并多次用塑料袋套住他的头，致使他窒息晕厥。拘留他的理由是，他被控有一辆类似的厢式吉普车，据举报这是一辆被盗车。一名士兵威胁他说，即使军队将他拉出去执行法外自决，亦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他妻子也可遭拘留、强奸和处决，而她的尸体会被丢弃在垃圾场。Arzate Meléndez 的家人未被告知他已被拘留。

6. 2010 年 2 月 4 日夜晚 11 点 45 分，换言之，他被捕 28 小时之后，军方人员将 Arzate Meléndez 交送给了公共检察署(*Ministerio Público*)。军方人员报告——据来文方称纯系毫无根据的捏造——他在实施犯罪时当场被逮捕。他在军队兵营里遭到了武装部队的非法羁押。

7. 2010 年 1 月 30 日在华雷斯城 Villas de Salvárcar 发生了多人被杀害的案件，15 位被害者中大部分是年青人。2010 年 2 月 5 日在遭受威胁和酷刑之后，Arzate Meléndez 向公共检察署提供了一份供认书，供认犯下了杀害多人案件。至此，检察署宣布对他依法拘留。

8. 第二天，检察署向媒体宣布 Arzate Meléndez 是 Villas de Salvárcar 大屠杀的案犯之一。此时，他的家人才知道，他已经遭逮捕。

9. 2010 年 2 月 7 日，对 Arzate Meléndez 下达了一项预防性预审拘留令。他被控犯有杀戮 15 人，并企图谋害另外 10 人，情节恶劣的谋杀罪。2 月 10 日，他被从社会管教改造所押解回兵营。此时，他未出席的一起机动车辆盗窃案庭审把他给扯了进去。

10. 2010 年 6 月 2 日，公共检察署告知法官，检察署因证据不足，撤销窃车案起诉。然而，第二天，公共检察署又公然否认了撤诉。2011 年 7 月 11 日，奇瓦瓦州第六区法庭驳回了就车辆被窃案下达的拘押令提出要求行使宪法权利的诉讼(第 97/2011 诉讼)。2011 年 8 月 2 日，被告方就驳回宪法权利诉讼的裁决，向第十七巡回合议庭提出了司法复审的请求。

11. 2010 年 2 月 11 日，该司法主管区负责保障程序的法官，Bravos Anabel Chumacero Corral 女士分别就谋杀 15 人和企图谋杀 10 人的案情下达了对 Arzate Meléndez 的拘押令。她还下令在对嫌疑人是否可能参与 2010 年 1 月 30 日发生的 Villas de Salvárcar 谋杀案进行彻底调查期间，对他实行预审拘留。

12. 据来文方称，主管程序保障的法官未对指控 Arzate Meléndez 的证据——纯粹靠酷刑之下逼取的一份假供述——进行充分的司法核审。法官只是罗列了公诉方提供的资料，但未评定罪证庭审期间所提出的每一份资料性质和每个论点，以确定这些证据是否可证明 Arzate Meléndez 与据称的事实有牵连。公诉方对证据的总结只是简单的阐明证据“是由政府官员提供的”。这就是说，认为有效的证据，与进行审讯的程序一样，仅凭提供证据来源的权威性即可，而不是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要求，依据辩论的论据或对证据的评判。

13. 针对 Arzate Meléndez 具体提出的酷刑指控，主管程序保障的法官仅说，他“要与被告律师讨论这些指控”，由此将举证责任转嫁给了提出遭酷刑的原告及其律师，由他们来提出可供核实的证据。该法官说，她认为人们不太有可能编造供词并称难以相信军方人员曾胁迫过被告。因此，她承认在未对调查档案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会出现编造的供词。她拒绝行使其权力推翻采用人身和精神暴力提取的证据。

14. 根据奇瓦瓦州《刑事诉讼法》第 36 条，一旦宣称是在胁迫之下提取的供述，法官即再也不可简单地按当事各方的申辩论点进行评判了，而是必须审查调查档案。然而，她却并没有核查调查档案。

15. 当 Arzate Meléndez 诘问，在未经司法批准的情况下，将他从社会管教改造中心带走，移押到兵营是否合法时，该法官只答复说，“你该与你的律师进行讨论”，而且并没有下令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这种违规行为。该法官既未采取任何司法措施保障和保护被告的人权，也未推倒非法的证据。

16. 2011 年 5 月 19 日，奇瓦瓦州第九区法官 Carlos Carmona García 驳回了就 Villas de Salvárcar 多人谋杀案下达的拘押令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的诉状(第 94/2011 号诉状)。这位法官与主管程序保障事务的法官一样，坚持同样的形式主义推论，从而剥夺了 Arzate Meléndez 保护本人以免遭军方当局虐待所诉诸的有效、简捷和适当的补救办法。提出要求行使宪法权利诉讼的事实依据是，由于未对证据进行充分司法复审，造成了对 Arzate Meléndez 本应享有程序保障的侵犯。

17. 区法官优先考虑的是公诉方事先准备好的证据，无视依据双方口头诘辩的刑事司法制度，只有向司法主管机构提交的证据，特别是在口头诘辩期间提交的证据，才可予以考虑，以及被告方口头诘辩期间曾对证据提出明确质疑的事实。同样，该法官认为，保障充分的辩护只是让律师依职对指控提出抗辩而已。法官辩称在兵营里所作的供述并非不可信或违法。2011 年 6 月 2 日，向所述合议庭提出了上诉，要求就驳回请求行使宪法权利的诉讼进行司法复审。

18. 来文方称，针对 Arzate Meléndez 的刑事诉讼，出现了种类诸多的违规不法现象：

(a) 被告并未出席针对拥有被盗车辆案的罪证庭审；

(b) 他被从社会管教改造所非法转押至兵营；他在兵营里遭受了酷刑和非法的虐待；

(c) Arzate Meléndez 及其同案被告 José Dolores Arroyo Chavarria，向 Anabel Chumacero Corral 法官提出了遭酷刑迫害的申诉。然而，该法官却拒绝审理申诉、核实伤情，或依法律规定将此问题转呈公共检察署；

(d) 当 Arzate Meléndez 遭预审拘留早已超过了两年多时，司法当局又非法颁布了追加三个月预防性羁押期的法令；

(e) 几位指定为 Arzate Meléndez 辩护的受命律师既未与他进行面谈，也未在庭审期间与他交流，更没有在任何时候为他提供咨询意见。此外，这几位律师甚至都未出示 Arzate Meléndez 向法官提供的证据，以佐证酷刑的申诉。在上述两场诉讼审理期间，各位受命律师均未就非法或任意的司法裁决或决定提出过任何抗诉。

19. 2011 年 8 月 31 日，墨西哥全国人权委员会颁布了第 49/2011 号建议，确认对 Arzate Meléndez 施用了据称的酷刑，当他已被交送给法官之后，再将他非法地从社会管教改造所押送回了第 20 摩托化轻骑兵团的兵营，并且在兵营里遭到非法的拘禁。人权委的建议确认，他因遭电流击炙造成下胸部大片炙烧伤、以及从右锁骨部位至右季肋部大片炙伤，和耻骨部位有 12 处焚炙伤，以及双腿部大面积的炙伤。然而，委员会却未就 Arzate Meléndez 遭任意逮捕发表评论。

20. 来文方认为，由于无法对 Villas de Salvárcar 多人遭谋杀案展开有效的调查，造成了靠任意拘留和施用酷刑逼取供述的手段。来文方还反对军方人员参与逮捕平民、在兵营里对平民实行单独监禁，以及施用酷刑等行为。据来文方称，当无辜的人们遭非法逮捕和酷刑时，真正的罪犯则逍遥法外，这就加剧了对遭受侵害的受害者的污辱，形成了有罪不罚的氛围。

21. 据来文方称，之所以称拘留 Arzate Meléndez 是任意之举，因为他享有应有程序权，以及检控与被告双方享有“平等手段”的权利均遭到了侵犯。

22. 来文方得出结论，本案即是奇瓦瓦州在军方恣意妄为、滥用酷刑和任意拘留形成的有罪不罚氛围下，如何违背和人为操纵违反口头诘辩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实例。

23. 来文方为目前羁押在原州立警察学院内 **Arzate Meléndez** 的生命和身心健全感到担心。

政府的回应

24. 政府宣称，政府需要再给一些时间来答复工作组转来的来文方指控，但却并未收到延期要求。然而不管怎么说，根据工作组的工作方法，鉴于限期到 2011 年 11 月 9 日截止，工作组不会同意延期的要求。此外，政府未根据上述工作方法给出延期的理由。在政府未予答复的情况下，工作组必须就 **Israel Arzate** 遭拘留问题发表意见。

工作组的审议

25. 来文方提交的资料称，**Israel Arzate Meléndez** 先生是在他所居住城市的街头遭军方人员逮捕，随后他被押往该兵团的军营。来文方还称，他在被押解的路上和在兵营里均遭酷刑，逼迫他承认对屠杀 15 人和企图杀害另外 10 人的责任。他显然是误被当作一位叫 **Carlos Madrigal** 的人错抓的。他被控偷盗一辆汽车。一旦他招供之后，他就被交给了公共检察署，而该署即认定此供述可为证据，后来审理此案的法官也一样予以认可。据军方称，逮捕时无逮捕证是因为 **Arzate Meléndez** 是在作案现场被当场抓获的。

26. 他的家人是从华雷斯城关于他遭起诉的地方新闻报导才获知他遭拘留了。由于他的供述，对他下达了预审拘留令，并指控他犯有上述多人谋杀罪和偷盗罪。至此，他被移送至社会管教改造所羁押。

27. 主管本案程序保障的法官，**Bravos Anabel Chumacero Corral** 未对档案进行深入研究即下达了拘押令，并驳回了要求她调查的酷刑指控，宣称这是被告律师的事，不是她管的事。此外，对于辩护律师关于那天夜晚，在无法庭法令的情况下，非法将 **Arzate Meléndez** 从社会管教改造所移送至兵营，对他施用酷刑的指控，她答复称，这个问题不属于她的职权主管范畴。

28. 主管法官未加深入审议，驳回了被告方提出要求行使宪法权利的诉讼，而且高等合议庭维持了这项裁决。因此，**Arzate Meléndez** 被剥夺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九条第 4 款所保障的有效补救权，以求重获自由并得到公平的审理。

29. 关于盗窃车辆的指控，公共检察署最初提出了这项起诉，而后，又因证据不足撤诉，最后又不得不重新再诉，因为这是证明被告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当场抓现行指控的唯一解说，给予了抓捕某种貌似合法性，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审理并不严谨认真。

30. 据逮捕他的军方人员、公共检察署和法官称，Arzate Meléndez 是犯罪现行当场被抓。这是不可信的，因为他是 2 月 3 日干完活儿在返家途中的街道上遭到逮捕的。他涉嫌 1 月 30 日发生的两起大规模屠杀案：一起业已实施；另一起系预谋实施的案件。根据《刑法》所列犯罪现行逮捕的定义，此逮捕不可被视为犯罪现行抓捕。

31. 美洲人权委员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法官和律师独立问题特别报告员和许多墨西哥人权组织均认为，在无任何真正证据的情况下，并鉴于所提出的另一些是似是而非的证据，司法主管当局始终诉诸于被视为任意性的程序并且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这一程序被称之为预防性的羁押，包括特地为此目的设置的拘留所。法官可应公共检察署出于收集情报和澄清事实的目的提出的要求，下达此拘留令。这是一项最初列在关于组织犯罪问题纯法律性案文中的程序，然而，鉴于这项程序的存在和滥用被视为具有违背《宪法》的性质，遭到有理有据的抨击之后，2008 年决定将之提升至宪法规定的地位。

32. 墨西哥全国人权委员会颁布的第 49/2011 号建议令人信服地驱散了对 Arzate Meléndez 证词，尤其是关于他遭受酷刑声称的真实性，提出的各种各样的不同怀疑。这项建议认同 Arzate Meléndez 关于他遭酷刑，以及未经法院批准半夜擅自将他非法移送至兵营的指控。最重要的是建议证实了所宣称的事实，即对他施用电力，致使他后胸部、右锁骨部位至季肋部一大片和耻骨部，另加两条大腿部的炙伤。

33. 此外，Israel Arzate Meléndez 被控所犯的这起据称的大规模杀戮案元凶仍逍遥法外。

34. 除在审理期间的上述这些违规不法行为之外，Arzate Meléndez 并未得到公平的审理。在作出是否实施拘留以及是否延长拘留期的决定时，主管程序保障的法官和高等合议庭均没有按各自职责的要求，独立且不偏不倚地行事。被告甚至都未出席为据称车辆盗窃案举行的罪证庭审，因此，未按《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规定的要求，将被告交由一个独立和不偏不倚法庭举行公平和公开的审理，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或审查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起诉。

35. Arzate Meléndez 先生还遭受了酷刑，甚至逼迫他自证犯罪，招供认罪，违背了《公约》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第 3 款(庚)项。

36. Arzate Meléndez 并未获得依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丁)项的规定，由他本人所选择的律师出庭为之辩护，而是由依职指派的律师进行辩护，然而，他们非但未禀报被告遭的酷刑，在庭审期间一言不发，甚至都未对所报称的违规不法行为提出诉状。

工作组的意见

37. 有鉴于此，工作组认为审理违反关于应有程序和公平审理权的国际标准程度之严重，形成了任意剥夺自由的性质，兹提出如下意见：

(a) 剥夺 Israel Arzate Meléndez 先生的自由，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三、七、八、九、十和十一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3款和第三、七、九、十和十四条规定保护的各項人权，因此，依据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第三类系属任意行为；

(b) 鉴于上述所发表的意见，工作组请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下令立即释放“Arzate Meléndez”；

(c) 该国政府还有义务就 Arzate Meléndez 蒙受酷刑的申诉进行彻底、独立和不偏不倚的调查；

(d) 工作组还请政府就 Arzate Meléndez 所遭受的伤害和损伤准予充分和适当的赔偿；

(e) 工作组请政府依据，除其它方面外，包括下列各体制方：自 2002 年以来，工作组；¹ 法官和律师独立问题特别报告员；² 人权理事会在对墨西哥的普遍定期审议期间；³ 以及美洲人权委员会等早已提出的要求，废除《宪法》和法律关于准予预防性羁押的条款。工作组还提议，政府应澄清规约现行当场逮捕的法律规则，以防止发生工作组在本案及其它案情中查实的这种违规行为；

(f) 工作组还请政府撤销赋予武装部队参与调查和起诉刑事罪的授权，并鉴于武装部队并不具有，也不应具有警察的职能，禁止武装部队参与抓捕、逮捕和拘留平民百姓的行动；

(g) 工作组请政府继续与工作组合作，包括及时提供工作组为履行其任务所需要的资料。

[2011 年 11 月 24 日通过]

¹ 见，工作组对墨西哥的走访报告(E/CN.4/2003/8/Add.3)。

² 见，特别报告员对墨西哥的走访报告(A/HRC/17/30/Add.3)。

³ 见，A/HRC/11/27。